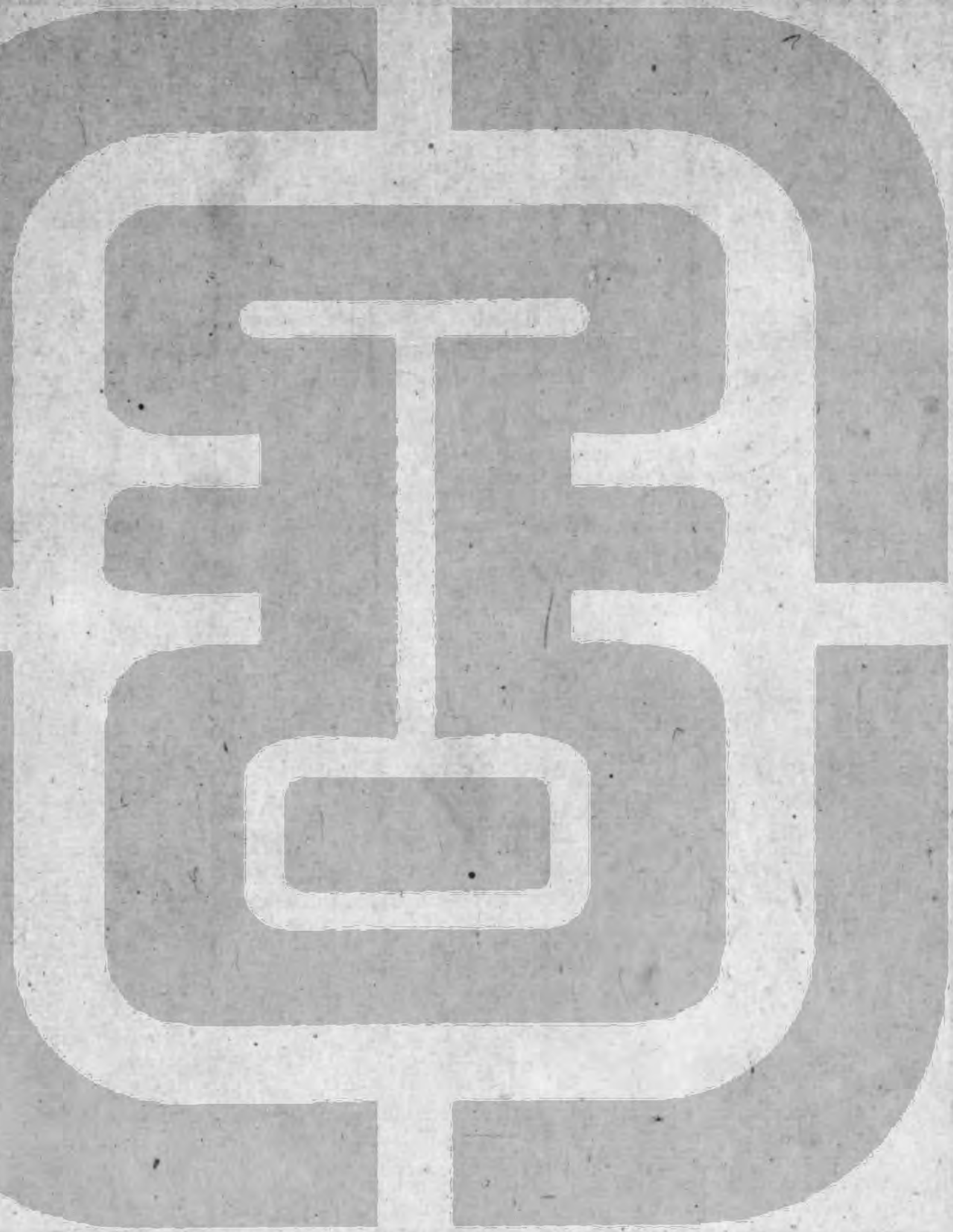


灼艾新集

下卷



灼艾新集下卷

四明萬表選集

男達甫訂証

孫邦重梓

冷齋夜話

東坡曰陶淵明耻爲五斗米折腰便弃官歸久之復遊城郭偶有羨於華軒漢高臨大事鑄印銷印甚於兒戲然其正直明白自照映千古古人意趣各見於嗜好歐陽文忠喜士常好誦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乾范文正公清嚴而喜論兵常好誦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東坡友

愛子由而啖着清境每好誦何時風雨夜復此
對牀眠山谷寄傲士林而意趣不忘江湖其作
詩曰九陌黃塵烏帽底五湖春水白鷗前又作
演雅詩曰江南野水碧於天中有白鷗閑似我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
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詞李令伯乞養親表皆
沛然如肝肺流出殊不見有斧鑿痕是數君子
在後漢求之兩晉之間初未嘗以文章名世而
其意超邁如此吾是知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
為主也故老杜謂之詩史者其大過人貴有實

耳

雲峰悅禪師叢林敬畏為明眼尊宿興化與詵
公友善城居三十餘年老矣猶迎送不已悅嘗
誡曰公乃不袖手山林中去尚此恐垢乎郡僚
愛詵多久不果一日送大官出郊墮馬損臂申
吟月餘以書哀訴于悅悅作偈戲之曰大悲菩
薩有千手大丈夫兒誰不有興化和尚折一枝
猶有九百九十九南華恭長老同嗣大愚然少
居叢林有書來叙法乳悅作偈戲之曰與師萍
跡寄江湖共憶當年在太愚堪笑堪悲無限事

甜瓜生得苦葫蘆
吳有異比丘號毛僧日遊聚落飲食無所擇輕
薄子多狎玩之貴勢要之不詣忽謂人曰吾其
死矣乃危坐說偈曰毛僧毛僧事事不能死了
燒了却似不僧言卒遽化嗟乎異哉其端師子
戒闍梨之徒乎

周貫者不知何許人雅自號木鴈子治平熙寧
間往西山時時至高安與予交善日酣飲畜一
大瓢行孤夜以爲溺器作詩成癖嘗宿奉新觀
半夜搥門道十驚科髻披衣啓問其故貫笑曰

偶得句當奉以口指畫吟曰彈琴傷指甲蓋席
損髭鬚是夜貫寒甚以席自覆故爾又至袁州
見市井李生者有秀韻欲携以同歸林下而李
嗜酒色意欲無行貫指藥鐺作偈示之曰頑鈍
天教合作鐺縱生三脚豈能行雖然有耳不聽
法只愛人間戀火坑尋死於西山方將化人問
其幾何歲貫曰八十西山作酒僊麻鞋乾斷布
衣穿相逢甲子君休問太極充陰不計年後有
人見於京師

范堯夫謫居永州閉門人稀識面客若欲見者

或出則問寒暄而已今僮掃榻具枕於是揖客
解帶對臥鼻息如雷客自度未可起亦熟睡睡
覺及暮而去

韓魏公客郭注者才而美然但求室則病行年
五十未有室家魏公憐之百計調恤爲求婚將
遂公以侍兒賜之未及門而注死郭注殆可與
范公客同科也魏范功名富貴如太山黃河日
月所不能老兩客乃爾可笑耶

徐鉉曰江南處士朱真每語人曰世皆云不欺
神明此非天地百神但不欺心即不欺神明也

司馬溫公曰我平居無大過人但未嘗有
可對人語者耳此不欺神明也

如叢子有言昔有人聞遠方能不死之術者裹
狼往從之及至而其人已死矣然猶歎恨不得
聞其道予愛其事有中禪者之病佛法浸遠真
偽相半唯死生禍福之際不容僞耳今日識其
僞猶惑之可笑也

龍公德莊罷官河朔居京師新門劉野夫上元
夕以書約德莊曰今夜欲與君語令閣必盡室
出觀燈當清淨心相候德莊雅敬其爲人危坐

三鼓矣家人輩未還野夫亦竟不至俄火自門而燒德莊窘持誥牒犯烈焰而出頃數百舍爲灰礫之場明日野夫來吊笑曰令閣不出是吾憂幸出可賀也德莊心異野夫然不欲詰之也朱世英言予昔從文公定林數夕聞所未聞嘗曰予曾讀游俠傳否移此心學無上菩提孰能禦哉又曰成周三代之際聖人多生吾儒中兩漢以下聖人多生佛中此不易之論也又曰吾止以雪峰一句語作宰相世英曰願聞雪峰之語公曰這老子嘗爲衆生自是什麼

碧里雜存

按邵子皇極經世斷自陶唐甲辰年即位爲始

我
國家萬載無疆之曆自洪武元年戊申即位至二十一年戊寅建文元年己卯至四年壬午末樂元年癸未至二十二年甲辰洪熙元年乙巳宣德元年丙午至十年乙卯正統元年丙辰至十四年己巳景泰元年庚午至七年丙子天順元年丁丑至八年甲申成化元年乙酉至二十三年丁未弘治元年戊申至十八年乙丑正德

元年丙寅至十六年辛巳嘉靖元年壬午至二十三年甲辰蓋自戊申迄茲三歷甲辰一百七十七年計自陶唐至此共六十五甲辰整三千九百歲也我

聖天子深仁厚澤海內晏然垂休不可計云梅稍者我

聖祖高皇帝鏖戰鄱湖時御舟黃帽也吳人謂舟子爲稍子其人梅姓云時聖祖御舵樓指麾將士適僞漢有舉流矢相向者梅稍偶見之急撒御座甫倒於舟中而流矢及矣利害在毫

忽闖比之沛公傷腦捫足福孰隆耶登極後大封已畢獨不及稍時稍老病家居日已失明時時自數無敢爲之言者他日候郊天駕回稱令其孫扶之路傍大呼曰皇帝忘梅稍乎上大驚曰朕忘之矣即日厚加錫予以其孫尚公主云

聖祖居和陽時欲圖集慶遂與徐公達間行買舟以覘江南虛實至江口適值歲除呼舟人無肯應者有貧叟夫婦二人舟尤小忻然納之曰天晚矣明當早渡且進鷄酒具黍情甚真厥明

發舟老叟舉棹口中打號子曰聖天子六龍護
駕大將軍八面威風 聖祖元旦得此吉語喜
甚與中山躡足相慶登極後訪得無子宮其姪
并封其舟而朱之以故迄今江中渡船皆謂之
滿江紅云

高皇帝初作孝陵於中山之陽因山多鹿禁人
捕獵而設孝陵衛於山下特置牧馬千戶所蓋
取義鹿馬欲其蕃息耳所既置也尚虛典守之
職他日因微行至陵所歸途遇雨偶於民家門
屋下憇焉問其何姓曰董氏也 聖意遂注曰

千里草馬所宜也即拜其人爲千戶以興斯牧
至今子孫世掌所印不得而易門墻每壞官府
輒爲之修云

彭友信者攸人也歲貢至京一日

聖祖微行途中相值忽見虹霓 聖祖口占二
句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友信
應聲曰玉皇昨夜鸞輦出萬里長空駕彩橋
上異之相約明日會於竹橋同早朝明日彭果
往候久不至遂失朝已而宣入喜曰有學有行
君子也以爲北平布政使

南京國子監在覆舟山之陽晉宋以來古戰場也多鬼物人不敢行

聖祖既定都即其地爲太學以鎮之氣象宏大既成下令敢有婦女入門者斬趾蓋欲絕陰類耳高皇后聞其壯麗欲觀之上曰不可是不信也遂於鷄鳴山東麓緣崖開道俾后自上望之今石磴猶存焉立法甚嚴敢有誹謗師長者梟首相傳皆云頭門檻下官一員日晷柱下官一員皆當時生理者正義堂西三班第一卓第一位至今無人敢坐云昔有孝子因母病危

欲面訣告歸不得遂自剗其肝而死於此六堂之後別朔光哲堂以處四夷子弟遊大學者凡八九千人會饌食鍋二皆徑可八九尺寬深猶鉅鐘焉或云後因墮一膳夫於內蒸死遂廢會饌砌浴賢池銅爲之底引後湖水徑其中南出俾諸生澡雪又置水磨運機作麵以食諸生今河流幾絕磨盤巋然尚存徒想當時秦淮水勢而已平南號房一帶即昔之校尉宮聖祖置校尉於此使檢察士類以故士風克一無敢有頽異之愆者立積分之法監生每考以朱墨爲

優劣滿七百圈而後選官出監速者十餘年遠者二十餘年多有白頭老死不得出監者朝出歷事暮復歸盡與今之事體絕不相似矣
寶志公蕭梁時神僧也余嘗於鷄鳴山塔中睹其塑像臘高貌古筋骨皆露儼如生人非今之匠工所能爲也詢於故老告余曰今之孝陵即誌公之瘞所也瘞傍原有八功德水泉脉甘美誠意伯奏改瘞之乃見二大缶對合啓之端坐於內髮被體指甲繞腰矣瘞旣遷而水亦隨往聖祖異焉勅建靈谷寺賜之庄田甚廣仍迎其

像以歸建塔居之命太常歲祭行措笏之禮
孫蕢字仲衍號西菴五羊人爲翰林典籍無事不讀詩高古爲藍玉題畫坐誅臨刑以占曰囂鼓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死後

太祖聞知此詩曰有如此好詩不覆奏何也併誅監斬者又訪駙馬不遇題壁云踏青駙馬未還家公主傳宣坐賜茶十二闌干春似海隔牕間殺碧桃花

宋潛溪太史乞歸時 御製詩二句餞之云白

下開樽話別離知君此後迹應稀太史續之云
臣身願作衡陽鴈一度秋風一度歸 上悅賜
白金緡幣文綺曰與汝作百歲衣也自是歲一
來朝後子燧被誅乃諱迹焉
成祖文皇帝既靖難即思所以導民於善乃於
鄴城凡四達之衢必建一聽經樓每夜妙選高
僧於上諷講經義俾臣民咸席地而靜聽之既
遷都百餘年後舊制蓋失尚存其一於北門橋
與十廟相近嘉靖初僧復新之雖巋然臨市然
知者鮮也蓋我

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質博通三教作養人材俚
風旣盛禪學並興當時若姚廣孝訴笑隱泐季
潭琦礎石諸僧皆高才博學與宋景廉沈士榮
諸學士往復論難各明其道而 成祖繼之表
章六經尊信朱子法嚴機新豪傑輩出雖異教
之徒亦皆砥礪振作以自見無有蠢然游食以
厲民者

程伊川謂宋家超越前代者五事余謂我朝
超越前代者略言七事而一統之盛尤自古之
所無也是故漢呂臨朝唐武易姓趙宋雖多賢

后猶有垂簾之失國家歷九朝椒房不預政事
內廷甚正一也夷狄之患自漢以來和親致幣
不知紀極 國家廓清驅逐之後遂絕其源大
限甚明二也人君即位謂之元年無再元之理
其弊自漢文帝始後代多因之至一君有十數
元者無謂之甚我朝 烈聖相承只以一元紀
世老成正大無誇侈變更之心三也黨錮之禍
漢以之亡牛李洛蜀何代無之 國朝百八十
年多士一心無復朋黨四也古者名不偏諱臨
文不諱惟致謹於君上之前耳後世忌避太甚

極爲可惡名晉肅而不舉進士姓石昂而改呼
右昂片言隻字無心獲罪者不可勝舉我朝惟
進御合避外一切皆略之士風稍古五也前代
殺人無忌雖平居盃酒之間動以人命爲戲如
王愷飲客日殺美人徐知誥鳩筭貽禍伶者其
他快已欲復私讐雖當盛世漫無法度我
聖祖在御先出肉刑酷法後申大誥三編明著
律令使之規避故雖位極人臣無敢專擅殺戮
太平全盛人有所恃而無恐六也前代皆有官
妓雖張禹大儒後堂女樂而謝安之風流杜牧

之狂狎縉紳以爲美談至於有宋士習稍還而此風不變我朝一革遂盡始無寄假之醜七也

烏程周溥者庠生也成化初人有姊被選入宮嘗有詩寄溥云一自承恩入帝畿難將寸草答春暉朝隨步輦趨丹宸夕侍鑾輿入紫闈銀燭燒殘空有夢玉釵敲斷竟無歸年來望汝登雲路同補山龍上衮衣溥後以貢仕至別駕

自漢以來女子能詩文者若唐山夫人曹大家立言垂訓詞古學正不可尚已蔡文姬李易安

失節可議薛濤倚門之流又無足言朱淑貞者傷於悲怨亦非良婦竇滔之妻亦篤於情者耳此外不多見矣我朝成化弘治間海寧朱靜庵者周汝航妻博學高才福德兼備壽考令終遺文垂後才識純正詞氣和平筆力雄健真閨門之懿範女德之文儒也所作甚富不能悉錄聊紀數首以見之遊僊詞曰洞天春暖碧桃芳瑤草金芝滿路香吹徹玉笙天似水笑騎黃鶴過扶桑秋日見蝶云江空木落鴈聲悲霜染丹楓百草萎蝴蝶不知身是夢又隨秋色上寒枝長

信秋詞云長信深沉天路遙玉階涼露濕宮袍
不辭團扇輕拋柳雙燕俄驚別舊巢明妃云玉
容憔悴向胡天爲惜黃金誤少年堪笑君王重
聲色丹青不盡夢中賢虞姬云力盡重瞳霸氣
消楚歌聲斷此難招貞魂化作原頭草不逐東
風入漢郊

趙文憲者廣西舉子也嘗司教于常之靖江與
江陰舉子沈天麟交嘉靖戊子秋趙夢已中式
居第九沈中第十二晨馳報焉沈北行舟中夢
已果中榜矣送一綵帳至家大書一利字於上

覺以語趙二人懽相慶也旣而已丑會試趙以
初玖日失格被斥沈以十二日失格被斥蓋二
場論題出人臣懷仁義以事君誤爲作懷利以
事君也且在隔歲之前而所斥之日所命之題
鬼神已先知之茲非定數矣乎

名臣經濟錄

孫原貞論馬政曰治兵以備戎狄畜馬爲先如
漢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西北二邊奴
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唐於西北置八坊曰
十八監以牧馬田一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

以給芻抹自貞觀至麟德年間馬七十餘萬匹
宋在京有兩院四監六房在外有十四監牧地
四萬九千四百餘頃兵校一萬六千餘人飼馬
二十餘萬匹然牧馬之地無考較其養馬十匹
只用一人唐之牧馬數蕃而芻抹之田數不登
餵養之人數無考宋牧馬之地差廣較其養馬
一人不啻十匹又有馬戶則蠲其科賦保馬則
蠲其征役此前代馬政牧於官者多牧於民者
少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歸馬淮甸太僕所領於

民間西北二邊置太僕寺五苑馬寺四監一十
九苑七十四則官署有加於昔其養之人與牧
地馬數莫知幾何若北京行太僕寺馬匹先俵
順天府等八府民間牧養後民丁不敷復俵山
東河南是蓋牧於官者其法漸廢牧於民者其
數日蕃又不蠲其科賦復其征役及種馬倒死
者駒馬有虧未免督責追陪其續追馬數又合
添俵民甚苦之今古制固不必復舊制亦當參
考宜令各太僕苑馬寺查勘設置監苑之初養
馬之人放馬之地牧馬之數幾何其法制仍在

如使孳牧將後該俵馬匹與寺苑領養又歲選其騎操者給與馬隊官軍領操調習庶幾緩急可用若官爲多牧民免再增幸甚

又論屯種曰天下軍衛設置屯所軍士種田秋成比較籽粒舊有事例每軍有歲收細糧二十四石者則一人之耕穀四人之用有十八石者則一人之耕穀三人之用有十二石者亦足自給如一衛或五七百名或千餘名一所或二三百名屯種以天下衛所計之歲收何可勝筭此寓兵於農古良法也今各處因循視爲細務軍

之下屯者少舉天下幾百萬之兵不耕而食臣恐民租不足餽餉欲倉廩充實其可得乎

劉定之言昨者紫荆居庸等關旣不能備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名爲關隘實則坦途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實隊伍如古者畫境分守之時因其陸地則縱橫掘塹名爲地網因其水泉則遇處停蓄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此皆古所嘗爲必有效驗又言國家用將有出于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于將門之外者若于謙楊善是也

然將能知將宜令各舉所知不拘門第或以勇
力或以計策其餘公卿侍從宜令各舉所知量
能而任之庶乎拔十得五聞一知二將才由此
而充矣

又言向者御史建議欲令大臣入內議政事寢
不行夫人上當總攬權綱親決機務而大衣之
領不可倒挈太阿之柄不可倒持凡政事有早
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使臣侍于側大臣
奏下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
動以示懲勸君臣之間詢謀疇咨互相可否以

求至當此前代故事

祖宗成法也

陛下遵而行之則決于萬機也益以熟察於百
官也益以明聖政益親天命益隆矣若乃仍
如前日每事但以奏本進入旨意批出臣恐
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治化無由以底于雍熙也
變言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
慎至矣至於近年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
輔臣無故而加保傅寺監衙門多以兼掌及其
致仕恩澤又月與之米歲給之力無非所以禮

大臣也然以是施於忠賢勞烈使人有所奮激
若泛焉行之則人孰不思阿順從容以圖日後
之恩寵哉此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
彭韶言臣獲隨午朝竊念日奏尋常頻數於事
無補但於祖宗勤政之典乞師其意可也臣願自今午朝
惟講經邦急務如吏部有大陞除禮部有大災
異戶部兵部有緊急錢糧邊報工部刑部有緊
急工程囚犯之類許令先期開具事由奏乞
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侍衛一如午朝之儀事

該各衙門會議者各官就於御前公同計議
如吏部陞除大臣明言某官才德堪任某官資
望未可之類內閣輔臣亦同議可否事體既
定就行口奏請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若係
本衙門自行者亦就御前逐一陳說有無事
故兩疑情由請旨定奪若是事體重大一時
難決聽各官先行傳議於下候至朝時再議
奏行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
熟聖明耳目而群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
倪岳言山東臨清直隸淮安揚州蘇州浙江杭

州江西九江府等處俱係客商船隻輻輳之處
祖宗舊制各設有鈔關收受商稅俱委各本府
通判等官管理行之百年雖不能無弊然課鈔
亦未見其虧折客商船隻亦未見留難蓋通判
等官職卑責重上受巡撫巡按分巡分守等官
節制少有不才隨加罪黜故非極妄無知之人
則不敢在關生事動擾客商近年以來改委戶
部官員出理課鈔其間賢否不齊往往以增課
為能事以嚴刻為風力籌算至骨不遺錙銖常
法之外又行巧立名色肆意誅求率皆借名入

已無可查盛況此等官員既出部委各處巡撫
官視為賓客巡按官待以頡頏是以肆無忌憚
莫敢誰何以致近年客商懼怕征求多至賣船
棄業此豈

祖宗設關通商足國裕民之初意哉

葉居升言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
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
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得以兼乎上
所以強幹弱枝以遏亂原而崇治本也國家裂
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蕃屏以復古制

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
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
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
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
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
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
之無及也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
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而
無邪心向使文帝盡從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
之禍願及諸王未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

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
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爲輔相其餘
世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

李夢陽言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
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吶吶不吐詞則目爲老
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
是以轉相則倣翕然風靡爲是者口無公是非
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之實矣

又言洪武某年 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
墾未不起科夫民旣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

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
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
率給賜皇親家皇親家既奉天子命爲已有乃輒遂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
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
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家騷然不
寧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
貴非不極也乃祇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
基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耶嗚呼亦甚矣
季東陽言

太祖高皇帝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
管兵而不管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又
有按察司管糾劾問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得
管其權蓋分而不專此祖宗防微杜漸之深
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夷
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又後差內臣一同鎮守
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則同而不專故勅
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拗
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

王恕言給事中林廷玉題稱近來納粟監生數

多彼既以財出身官豈不拔本生民被其魚肉
要預先立爲上中下三等於臨選之時吏部出
題嚴加考試文理通暢者爲上文理稍通寫字
端楷非請客者爲中不諳文理寫字粗拙請客
者爲下上中二等量其高下與科貢一體選用
下等者填註衙門職名令其冠帶閑住行移國
子監及天下學校省諭各生知會使之各加勉
勵奮志進學以收後效如此庶幾臨時不誤士
子而將來官亦得人矣

汪直新坐西廠立威擬至尊內外官臥不帖席

商公輅疏其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繫天下安
危 上恚曰用一內臣焉得繫天下安危太監
懷恩傳 旨詰責甚厲公正色曰朝官無大小
有罪皆請 旨收問渠敢擅抄劄三品已上京
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
一日擒械數人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
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換易此人
不黜國家危矣懷恩聞之咋舌而退即日撤去
西廠然 朝廷雖安而公位始不安矣致仕歸
京兆劉先生見其子孫多賢乃歎曰某與公同

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爾子孫
若是公應之曰實不敢使 朝廷妄殺一人也
馬少師曰我 朝賢佐商公第一文貞文達莫
或先也
有獻密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
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充數戍邊每歲春
秋番換如班操例李東陽題本極言其不便曰
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應援
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
保必勝恐傷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

明以京軍無用矣

目傳聞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倚
恃強勢占住房屋索要錢物需索酒食強買貨
物姦汙婦女將官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而
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恃愛傲視軍
民箴視官府小則怠玩大則違法治之則或不
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違遠鄉井拋
棄骨肉或風氣寒暖之不相宜或盤纏供給之
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用行糧布花之
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為糜費無極
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錯日無寧息倉卒之際

或變起於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虛空見中國之卑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凡此一事不便者有此數端今五府以爲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爲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爲不便臣等以心腹之臣君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強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爲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

王鏊言宋時兩制皆文學名天下者始應其選

雖一甲三人亦比知外任然後使知事也其餘應試率皆一時赫赫有名中外所謂制科是也故文學之士不至遺棄又通知民間利病以其曾試於外也國家翰林侍從亦兩制之類率用高科其餘則用庶吉士一甲三人終不外任庶吉士者或選或不選留者或多或少國家之意本欲使之種學積文以爲異日公卿之儲士既與此選自可坐致清要不復苦心於學又不通知民事天下以文學名者不復得預遺才頗多故不若制科之爲得也制科行人人

自奮于學以求知于上不待督責矣

王恕言上官衙門設在極邊地方襲替注回動
經萬里中間貧富不一盤費艱難及至京師承
襲有保勘不明會奏未到又有被人爭襲駁回
保勘累年不得承襲亦有被無籍之徒指稱官
府使用誑騙財物靡所不為以致遠人受其陷
害衙門被其玷辱是以朝廷洞察斯弊特開
恩例免其來京委官體勘定名會奏該部行令
就彼冠帶承襲是乃懷柔遠夷革弊省事之良
法

羅欽順言井田勢不可復限田勢未易行天下
之田雖未能盡均然亦當求所以處之之術不
然養民之職無時而舉矣今日兩淮南北西極
漢沔大率地廣人稀地有遺利而江浙之民特
爲蕃庶往往無田可耕於此有以處之其所濟
亦不少矣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學道愛人之
君子豈無念及於此者乎然漢之晁錯得行其
策於塞下宋之陳靖不得行其說於京西此則
係乎上之人明與斷何如耳

丘濬言中人一家之產僅足以供一戶之稅遇

有水旱疾厲不免舉貸補欠况使代他人倍出
乎試以一里論之一里百戶一歲之中一戶准
出一戶稅可也假令今年逃二十戶乃以二十
戶稅攤以八十戶中是四戶而出五戶稅也明
年逃三十戶又以三十戶稅攤於七十戶中是
五戶而出七戶稅又明年逃五十戶又以五十
戶稅攤於五十戶中是一戶而出二戶稅也逃
而去者遺下之數日增存而居者攤與之數日
積存者不堪又相率以俱逃一歲加於一歲積
久日甚小民何以堪哉非但民不可以爲生而

國亦不可以爲國矣爲今之計柰何曰李渤謂
盡逃戶之產稅不足者免之是固然矣然民雖
去而產則存宜斟酌且爲常法每歲十月以後
詔布政司委官一員於所分守之地親臨州縣
俾官吏里胥各具本縣本里民數逃開除者
若干移來新收者若干其民雖逃其產安在明
白詳悉開具即所收以補所除究其產以來其
稅若人果散亡產無踪跡具以上聞覈實除免
如李渤所言絕攤逃之弊如此則民生既安國
用亦足矣

丘濬言本朝入仕之途其大者有二曰歲貢曰科舉歲貢之法每歲學校貢生員赴禮部試中補國子監監生府學歲貢一人州學三年二人縣學二年一人以食廩先後爲次則在學校者已有資格也科舉則每三年一開科中鄉試者赴禮部中式則授以官不中者送國子監肄業以俟下舉屢不及第者亦以監生資次入仕科舉有定額歲貢有常數學校舉貢與吏員選調其人才適足以相當而無甚有餘不足之數洪武末樂以來選用者未聞乏人而需選者未聞

淹滯蓋以

祖宗法制已定而有司奉行不敢有所更革也近世言者憫士子之在學校者多衰老乃開四十五歲入監之例其後有因國計不足立納粟上糧入監等名目是於科貢之外別開岐徑選用之條止於此數而入仕之路比舊加多其人才日積月累遂至數倍於前舊制各司歷事監生三閱月考過勤謹附名選簿仍留所司辦事臨選方行取用其實歷日期有多至二三年者後以坐監者數多減歷半年或一年即送吏部

附選給假家居今有需次十年不得選者積累
既久員數愈多迨將及萬

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七日

上召至暖閣臣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
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
錢一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
事不可不講也臣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
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
納矣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臣健等因極
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臣東陽

奏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
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上曰夾帶之弊亦誠
有之臣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
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朝廷每念親
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上曰王府
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聖諭但乞今後
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臣健因奏曰臣聞國
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私茶數百斤
太祖高皇帝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
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

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臣
遷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上曰然明日降旨
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
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
實用戶部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
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上意厲精思治
如此

丘濟言互市之法自漢通南越始歷代皆行之
然置司而以市兼舶為名則始于宋焉蓋前此
互市兼通西北至此始專於航海也元因宋制

每歲招集舶商於番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及
次年廻帆驗貨抽解然後聽其貨賣其抽分之
數細色於二十五分中取一麤色於三十分中
取一漏稅者斷沒仍禁金銀銅鐵男女不許溢
出本朝市舶司之名雖沿其舊而無抽分之法
惟於浙閩廣三處置司以待海外諸番之進貢
者蓋用以懷柔遠人實無所利其入也
彭韶言庶民之中竈戶尤苦海鹽煎熬全資竈
戶雖有分業塗蕩然糧食不充安息無所未免
預借他人課餘悉還債主艱苦難以言盡小屋

數椽不蔽風雨粗粟糲飯不能飽殮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湫漫人偷物踐欲守無人不守無薪此蓄薪之苦也曬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海午汗如雨隆冬砭骨亦必爲之此淋瀝之苦也煎煮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此煎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前者未足後者又來此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場無鹽抵價者百般逼辱舉家憂惶此陪鹽之苦也疾病死喪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飄零復業則家計蕩盡去住兩難安生無計所宜加

意矜念遇事寬恤
丘濬言我

聖祖初得天下即築壇爲南北郊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丘一如周禮之制行之數年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乃斷自宸衷復爲合祭之禮而以正月行禮凡所謂六宗山川群臣皆各爲壇以從祀蓋復有虞之興於四千餘載之後每正歲之吉天子躬祀天地而以祖宗配享分命群臣各獻二十四壇行之百年神祇享答休徵屢應其克享天地之心而偏致明靈

之格者非一日矣

丘濬言自唐一代賞功之格有謂爵號者如今公侯伯之類有謂職事者如今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之類有謂勳者如今柱國騎都尉之類有謂散官者如今光祿大夫驃騎將軍之類在唐則分爲四類而今日則惟三類焉故在今之勳階散官隨事職而有非若唐別以授人也我朝異姓爲王而封王者列爵惟公侯伯而無子男歲錫以祿而無唐采食邑之虛名蓋自漢以後以官爵封公臣所僅見也其職事之官

以階級相承無不掌務而授俸者但就其中又分爲等第焉有世官有流官世官則以軍功得官而子孫承襲者也世世不絕自指揮使以下至於鎮撫是也流官者因其材能推以任事則終其本身而不得世襲在內則五軍都督錦衣衛指揮在外則都指揮及試官是也贊謂輕重互相制而國不失權我祖宗蓋得此意矣

丘濬曰

朝廷立武爵以待有功之臣必親臨行陣者然

後爲軍功彼其出入禁旅左右承奉者雖有年
勞當別甄叙我朝立錦衣衛以掌宿衛官職
之設雖與列衛不同而其官則用其能而不用
其世所以待武臣之超出群類者也然亦惟武
臣之胄而他塗不得與焉其選可謂嚴重矣今
世乃有不出自武胄而以嬖倖技藝進者非
祖宗初意矣

丘濬曰洪武初惟武臣有謚至永樂中文臣始
得謚蓋自姚廣孝胡廣始也自後文臣亦多有
之

丘濬曰譯言之官自古有之我

文皇帝始爲八館曰西天曰鞞鞞曰回回曰女
直曰高昌曰西番曰緬甸曰百夷初以舉人爲
之其就禮部試則以番書譯其所作經義稍通
者得聯名于進士榜授以文學之職而譯書如
故其後又擇俊民俾專其業藝成會六部大臣
試之通者冠帶又三年授以官蓋重其選也蓋
此一事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一旦外夷有
事上書來言其情使人人皆不知其所謂或知
之而未盡則我所以應之者豈不至相矛盾哉

非惟失虜情而或至啓邊釁者亦有之矣
董越言今無事之時正當飭厲在廷諸將及
訪求各處有智勇韜畧聚之京師屬之各營委
之以事以觀其智試之以戰以觀其勇倣之以
權以養其威示之以褒以作其氣其見在各邊
偏裨以下曾著勞績者待之以不次必使如古
名將之流克滿塞外則國勢自尊國威自立雖
有寇至不患無備矣

又言古之金城即今蘭州相去河西一帶不遠
其間充國之所彊理故蹟必然具存但不知其

地或以歸民或見有屯戍其歸於民者決不可
奪其見在者亦必可耕且以一夫百畝論之其
穀粟既可食數人其稿秸亦可餼數馬較之饋
運亦大有不同况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又古之
良法料今河虜雖號猖獗然春深冰泮亦難飛
渡蘭州之故蹟具存或更有可耕處所宜令春
夏就耕秋冬出戍或又可免各處徵調之勞其
北邊諸處有可耕者亦宜依此法如此則兵食
交足而不費徵求矣此亦非無據也漢鼂錯請
文帝募民耕於塞下而匈奴竟不敢侵唐竇靜

請高祖屯田太原而歲收粟十餘萬斛非其明效歟

丘濬言古今馬政漢人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牧於官而給於民至於宋朝始則牧之在官後則畜之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戎狄惟我朝則兼用前代之制在內則散之於民即宋人戶馬之令也在邊地則牧之於官即唐人監牧之制也而川陝又有茶馬之議豈非宋人之市於夷者乎請以今日國馬之政言之在內有御馬監掌天子十二閑之政以供乘輿之用凡立仗

而駕輅者皆於是而畜之其牧放之地則有鄭村等草場其飼餼之卒則有騰驤等四衛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於滁州其後定都於北又設太僕寺于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於南其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於北其後又用言者每府州縣添設佐貳官一員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寺於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於四川陝西立

茶馬司五以茶易蕃戎之馬亦用以爲邊也
本朝牧馬之制大畧如此

馬文昇言我

太祖太宗四夷八蠻罔不來貢賜以采段衣服待以下程筵宴十分豐厚使之馭飫所以畏威感恩蠻夷悅服自成化年間以來光祿寺官不行用心局長作弊尤甚凡遇四夷朝貢到京朝廷賜以筵宴與之酒飯大宴品物頗可而朔望見辭賜酒飯甚爲菲薄每碟肉不過數兩而骨居其半飯多生冷而多不堪用酒多攪水而

淡薄無味所以夷人到席無可食用全不舉筋且朶顏等三衛海西等處達子女直固不爲意而安南朝鮮知禮之邦豈不譏笑

倪岳言往歲虜酋毛里孩猖獗犯順竊入河套窺伺延綏乘時寇掠既而阿羅出孛羅忽兒加思蘭之衆踵姦效尤蟠結據伏數年之間大爲邊患蓋綠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駐劄腹裏之地路道曠遠難於守禦是轄於榆林者若狐山寧塞安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樓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

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
搶掠之處擁衆鼓行長驅深入遠者逾百千里
近者不下數十百里男婦悉被其虜畜蓄爲之
一空村邑荒涼疆場擾動而沿邊諸將賢否不
齊或嬰城以自守或擁兵以自衛輕挑者以無
謀而出怯懦者以無勇而退避既不能折其前
鋒又不能邀其歸路所以任其源源而來恣其
洋洋而去遂使之進獲重利退無後憂

又言京營之兵素爲輒怯平居不習夫被堅執
鉞之勞有事安取其斬馘執俘之用臨陣退縮

反隳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爲虜人所侮此宜
留鎮京師以壯根本

又言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
能守也故軍旅之用糧食爲先今延綏之地兵
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
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涉千里夫運
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并落空虛幸而
至也束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
他尚何計然轉輸之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之不
足則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

十而預徵也者豈宜然哉乃至立權宜之法則
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
空牒而授而倉庾無升合之入立開中之法則
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托者率占
虛名而鬻而商賈費倍蓰之利故官給日濫鹽
法日沮而邊儲所由以不充也

又言據指掌之圖肆胸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
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易通彼
此之掎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
久地形之險易不同况欲復地於河北以爲之

守必須稱兵於塞外以爲之助然以孤遠之軍
涉於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饋餉爲艱彼或佯爲
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
久路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絕進不可得而
城退不可得而歸萬無所成一敗塗地必矣其
有奮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
衆裹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盪腥膻使河套爲
之一空邊陲爲之未靖是非不然也然帝王之
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
行窮搜遠擊乘危而復除徼幸於萬一運糧遠

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况其間
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
之守彼或往來遷徙以罷我於馳驅或掩襲衝
突以撓我之困憊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
於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
圖大舉以建其功者謂之東剪建州之衆北除
朮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

祖宗之於建州朮顏諸衛不過羈縻之以固吾
國耳今若是將使戎狄競至生心藩籬爲之頓
壞遺孽既不可盡邊釁於是益多果何有知誠

爲無策

又言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既以棄東勝
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兵民可以息肩
關陝得以安枕夫以一民寸土皆受於

祖宗不可忽也今若是將向而失東勝故今日
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爲之騷動今而棄延綏
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隘而京師爲之震驚賊愈
近而莫支禍愈大而難捄此實寡謀故爾大謬
也又言延綏邊也而去京師遠大同宣府亦邊
也而去京師近於彼既有門庭之喻則此當爲

陸楯之嚴矣頃以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
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緩延綏而不計其相
去既遠往返不時人心厭於轉移馬力難於奔
軼况聲東擊西虜人之常批穴擣虛兵家之筭
精銳盡吊於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此或有警
徼未可知首尾受敵遠近俱患亦豈計之得乎
又言今總兵之官以至叅戎自關以西不下數
十職位相等委任畧同動有相抗之心舉無相
下之意一遇緊急有所調發或妄報烽燧於境
內以規免或遙申文移於軍前以逗遛欲望此

可以召彼彼可以援此豈不難哉又况制於監
臨之人浸成掣肘之患頭目既多號令不一或
戰守之異謀或前却之異向將既不能專制下
亦何所依據哉而舉動輒稟於廟算往返不免
於依違是以勇者未至於致身以效力知者未
至於竭忠以效謀此皆任將無專一之權戡亂
乏責成之實故也臣愚以榆林之地當河套之
衝東去山西白溝營九百九十餘里西去寧夏
花馬池營五百九十餘里而花馬池與武高樓
三路通不過三四百里東西所止道路適均榆

林雖有貯兵而寧夏尚非所通猶不免於偏滯
不舉之弊是以榆林之守近稱得人虜避而西
遂寇寧夏爲今之計宜於榆林建置總府延綏
寧夏皆得節制則指臂之相屬而得以施運動
之力大牙之相錯而得以立闔關之勢蓋東控
延綏之咽喉西負夏寧之肩項而守之得其地
矣於是遴選智勇兼資威望夙著仁義自守誠
慎不欺者懸以大將之印授之總制之權閫外
之事悉以付之而不爲之中制監督之任悉爲
罷之而不使之牽制蓋有如漢用韓信足以聳

三軍之視聽而非時之諂諛幸進之徒也知宋
用王德足以褫四夷之魂魄而非時之猾詐避
事之徒也而任之得其人矣尤必要之久任而
緩其近功求其大略而宥其小過惟赤心以委
托彼無前顧却慮之疑則其奮勵以建功敢不
至乎秉乾綱以駕御使無飛揚跋扈之患則其
忠順以報國敢不盡乎由是號令久而益章威
望久而益震上下相諳心力不二故蓄鏡以伺
隙則戰勝而守固矣西北之邊隱然倚爲長城
而虜之進退吾皆得以制之彼亦豈敢無故侵

侮以自取剪滅之禍也哉

又言城堡之中兵固有常守矣平居之民則家
使出一兵馬然必三十乃用五十則休侵漁有
禁使無所苦更番有期使無所憚仍稍加之廩
餼必大得其驩心於是及其強銳則教習而編
於行伍之正卒或有疾癘則罷遣而復於畝畝
之間民是其物力資產既切於已父母妻子復
係其心用以禦戎必自致力然今山西陝西非
無民壯但勾補或破其家役使致妨其業編之
尺籍遂同世軍今復僉點恐合家咨怨蓋若於

巴役者勞而勞之未役者賞以來之明之以大
信示之以大仁守禦止留於本境征調不至於
遠行民知效勞之日有限歸間之日無窮則亦
何所畏而不從乎

又言關陝之民勇悍純實出於天性稍加簡練
悉為精兵况其生長村疇熟於採捕勁弩藥矢
尤其所長守禦之具此不可缺臣又聞比歲用
兵荐罹饑饉延綏之民逃竄終南或開私礦以
採銀或販私茶以賈利殺人劫財肆無忌憚此
實內患豈獨外防亟宜簡命信實之臣厚立賞

募之格赦其既往之失開其自新之途應命而
至輒加優恤沿邊城堡分隸以居房屋器用官
爲周給量撥閑田使自耕食凡百科歛悉與蠲
除誘之以利結之以恩但令訓習使充守禦既
祛曷心之虞且足邊鄙之用二法既行數十萬
之兵可指日而集矣夫民兵既集客兵可罷興
師不妄擾乎老弱之民糧餽不濫及於無用之
卒內焉而仰給無所費外焉而供億無所勞其
爲利便益可知矣

又言宋臣歐陽修之言曰前世用兵者未嘗不

先營田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
思全勝之策能忍以待其斃至遣遣罷兵而治
屯田於極邊以游兵而防寇抄曹操屯兵許下
時強敵四向以今視之疑其日夕戰爭不暇然
用棗祗韓浩之計數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
地歲得數百萬石其勢艱而難田莫如充國迫
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不以迂緩而不田
者知地利之博而可紓民勞也

又言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西
至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

可行今日胡爲而不行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後武帝益修漕官至漕百萬餘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致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唐裴耀卿又尋隋跡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焉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祈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卽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豈必

今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豈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并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况今河道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漕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派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無險可以水運某處避

險可以陸運某處可以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以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滌漕河務在疏通無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有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又言關西之地廣衍饒沃第因人罹兵凶而流移地多廢棄而荒穢餉兵之民苦於重役坐食之卒耻於爲農故人力不勤地力不盡惟此時爲然也今宜變而通之使自食其力盡驅在邊之兵民耕於沿邊之空地牛具粟種官爲貸之歲田之入十一取之則游手之人無所容久矣

之地無不墾矣尤必推任習田之吏彷彿勸農之官優其課最誘之作勞則人之力田者衆而吏之効職者多田利數倍歲穀不可勝用也苟以虜寇侵軼爲虞則當如李牧之謹烽火以料敵趙充國之用游兵以防敵則耕獲自如而虜不能爲吾患也

又言人君以恩威馭將帥於內將帥以賞罰馭士卒於外故軍政行而大功集也我

祖宗之時名帥大將不爲少矣其間累樹勲業者或僅加其勲階或止增其食祿賞雖薄而人

心知感者命皆出於朝廷而非希冀之可致也及乎少誤軍機者或削奪之必加或誅戮之不赦罰雖重而人心不怨者皆斷於朝廷而非譖毀之可移也若昔宋藝祖之於曹武穆一劍之付肅然秋霜於王全斌一表之賜熙然春陽是以江南不足平西蜀不足定豈偶然哉近日毀譽不出於至公命討或由於人力冒功希進者累叨世及之爵喪師僨事者不蒙失機之誅是以由近及遠上行下效三軍之中數萬之衆權要親昵者功未成而先賞罪雖著而不罰

孤寒寡援者功高而後祿罪薄而先誅以恩則無可懷以威則無可畏兵紀於是不立邊功何由可成哉

又言守邊之要覘邏爲善苟得其術敵情靡遁故曰明君賢將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敢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之知敵情者也往歲沿邊所用覘邏之人以夜爲晝視險如夷或遠探賊營或深入賊壘遺灰行跡無所不推神出鬼沒迥莫能測是以虜人畏之而不敢近牧邊人待之而

得以先知當時獎擢有加酬賞亦厚誠有以也
近之所用徒有虛名賊將至而不知虜已出而
方覺甚者或妄言以希功或實行而被虜既不
知虜之情實則緩急何以支吾也哉

子謙言賊之所恃者弓馬衝突而已賊知我火
器一發之後未免再發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
便馳突前來今若與之對敵我軍列陣外用鹿
角遮護持滿以待賊若來緊急列陣不動先以
弓弩對敵神銃未發先以火藥爆杖詐之賊必
謂我火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我軍火

炮火銃飛鎗火箭弓矢齊發若勢充動又以
將軍擊之待賊勢動分調精銳馬軍用長鎗大
刀勁弓射砍步軍用團牌腰刀一齊衝入賊陣
或刺射人死或砍其馬足臣等以身率先衝冒
矢石獎勵士卒俾無退縮如有退縮者即以軍
法治之此則臣等愚見操軍出戰分合之勢如
此除團營之外另選次第精壯以備緩急調用
以助團營軍威每日除演習軍馬武藝外仍令
馬步官軍兼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營走陣以
爲戰鬪之方使之耳目慣熟步驟輕健能知進

退坐作之法免致臨敵畏怯失措至於固守之法則今日士卒頗多京師城垣堅固又有戰陣鹿角器具縱賊勢衆可以固守無虞

李東陽言王忠嗣在朔方河東互市高估馬價諸胡爭賣馬於唐胡馬遂少唐兵益壯今宜勅禁茶馬御史及陝西布按二司揭榜招諭明立恩信復金牌之制嚴收良茶頗增舊價上者二百下者亦不減一百彼貪於高價則私市不得行我便於多馬則微利不足卹以一歲入四萬之課所得亦不減千五百匹此亦修馬

之一端也

又言晁錯言胡人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今有獲計籍紀功惟子女歸其家自餘鎧仗駝馬使得用之牛羊貨物使得有之而官不與焉士卒之氣不勸而自倍矣

馬文昇言甘涼地方古胡虜左賢王之地漢武帝傾海內之財勞數十萬之衆方克取之設立酒泉張掖等郡以斷匈奴之右臂蓋北則胡虜所居南則番戎所據若不分而離之使番虜相和不下數十餘萬而中國何以當之則甘涼地

方誠爲西地之重也漢唐以末終不能守而趙
宋全未能得至我朝復入職方設立都司屯
聚重兵故我

太宗文皇帝深謀遠慮首命內臣總兵以鎮
守其地邊境晏然事屬干城後正統初年虜酋
朵兒只伯等爲患數年靖遠伯王驥定西侯蔣
貴始克平之迨至天順年間虜酋孛來毛里孩
等侵犯此地朝廷命將出師未能勦平既而
寧夏副總兵仇康前去截殺兵過蘭州迺北輕
率寡謀被虜所誘數萬人馬喪亡過半自後

賊入於河套侵擾陝西而甘涼地方稍爲寧靖
近日自成化二十年以來北虜知彼將不得人
生蓄蕃息復往彼處侵擾者又數年矣不入則
已入則必得厚利而去所在生畜搶掠殆盡而
人口虜出者不可勝計官軍失事被降調者亦
難悉數况先因進貢等項各該衛所罷困已
極所以虜賊知我虛弱益肆猖獗而侵擾之心
未嘗少已且陝西路通甘涼止有蘭州浮橋一
道若賊以數千人拒守河橋糧運不能通援兵
不能進不數年而甘涼之地難保無虞萬一甘

涼失守則關中亦難保其不危

又言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綏太平雖當投戎息馬之期未忘練武防胡之念故私役軍者有重罰私借馬者有禁例凡有興造竟不勞軍三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晏然我

太宗文皇帝嗣承大業遷都北平密邇胡虜其於武備尤為注意彼時精兵數十萬健馬數萬匹親閱教練無少怠忽故出塞千里腥膻遠遁

威武之振前代罕及自宣德年間以後老將宿兵消亡過半武備漸不如初至正統年間天下無事民不知兵而武備尤廢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厄今讐耻未雪邇來軍士消耗十去四五雖嘗差官前去清理亦多上下因循虛應故事終不能充足原數矧軍衛軍士內府各衙門匠役占去數萬之上見在者不過七八萬江南之兵大半運糧其餘多在沿海備倭江北之兵亦有運糧之數其餘俱各來京操備陝西山西之兵亦多戍守各邊所以腹裏衛所城池空虛

無軍防守一遇小寇多不能支往年京師之兵俱在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操練後因征調一時不能齊足所以設立團營常有精兵十二萬分爲十二營不許別後專一蓄養銳氣遇有征進就便啓行此外天下再無兵馬可調重加優恤尚以爲遲近年以來多撥做工每占一二萬之上其工有一年不完者甚至二三年不完者每名顧工等項月用銀一兩二三錢行糧糶賣不得食用負累疲弊率多逃亡見在者強弱相半在京軍士疲困未有甚於此時也

李傑言西北二邊境土遼遠虜一鳴鞭即抵塞下欲戰則勢力不敵欲守則芻糧空繼且來如焱風去如收電我方出兵策應彼已鹵獲而行况將帥無專制之權賞罰非功罪之當號令不出於一進退不乘其機比虜之患何時弭乎又言窮邊之地其民習兵幼識戰陣知虜情狀騎射馳突與虜爭強必也捐重賞以招之設勳格以勸之類其部伍而不違乎俗即其豪傑而使爲之師授之田宅以安其居虜入而能得其首級者厚賜之虜退而能止其所掠者即予之

如是則人人內顧家業如報私讐外利賞給勇於公戰其與調遣之兵聞鼓角之音則悲痛傷心望輶表之群則振掉喪膽者功相萬萬也馬文昇言正統初年虜酋也先梟雄桀黠收併部落遂有南侵之志遣人進貢以窺我虛實累歲和番以資被之厚利一旦變盟所以有十四年土木之禍擁衆南侵圍我京城幸賴謀臣良將戮力同心卒保無虞

又言鼓作軍士之勇氣而樂於赴敵必賞勞之有加而致其死力今各邊軍士往來殺賊辛苦

萬狀止靠月糧一石度日別無營運養贍若非豐於用度豈能養其銳氣况去春虜賊入寇將官恃勇損折軍士數多人多畏怯少有戰心仰惟祖宗朝府藏銀常積千百餘萬專備緊急賞賚之用十分愛惜不肯輕費近因大同等處有警戶部在官銀兩已用八十八萬兵部馬價已用二十一萬有餘若非平昔有積一時豈能措置今戶部見在銀不過百萬兩內藏之銀聞亦空虛較之祖宗時十分不及一萬一虜賊未退用兵不已或糴買糧草或犒賜軍士或

遇災傷賑濟百姓俱於府藏關支此時未知從何而來不可不慮伏望

皇上念虜寇之猖獗賴軍士之捍禦鼓舞人心必資賞賚今後府藏官銀更加搏節愛惜不宜一毫妄費以備軍國緊急之用

又言照得順天及直隸保定八府實畿內近地陝西山西極臨邊境河南山東俱近京師凡各邊有警其糧草馬匹一應軍需俱藉四省八府之民僭運供給必須生養休息存恤撫摩使其財力不匱緩急之際方克有賴

易州山廠之設專以燒薪炭供應內府宣德五年置於平山繼遷沙峪口景泰間移置滿城縣西十里天順元年移置州城西北二里許建部堂於中環以土城八府五州分治以次而列皆南向部堂總其綱府州縣佐貳官分理其事民之執茲役者歲億萬計車馬輳集財貨山積亦云盛矣然昔以此州林木蒼鬱便於燒採今則數百里內山皆濯濯然舉八府五州數十縣之財力屯聚於茲而歲供猶或不足民之膏脂日已告竭在易尤甚

丘濬言納言今通政司之職我

太祖高皇帝命曾秉政爲通政司諭之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姦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虞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官以通政爲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其審命令以正有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毋隱蔽當引見者毋留難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讒間以欺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

丘濬言請於邊關一帶東起山海以次而西於其近邊內地之廣狹險易沿山種樹一以備柴炭之用一以爲邊塞之蔽于以限虜人之馳騎于以爲官軍之伏地每山阜之側平行之地隨其地勢高下曲折種植榆柳或三五十里或八九十里若有地係是民產官府即於其近便地撥與草場及官地如數還之其不願得地者給以時價除其租稅其所種之木必相去又許列行破縫參錯蔽驕使虜馬不得直馳官軍可以設伏仍行委所在軍衛有司設法看守委官巡

視歲遣御史人員督察之不許作踐砍伐違者治以重罪待其五七年茂盛之後歲一遣官採其枝條以爲薪炭之用

丘濬言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說誤之也何則人君所以立國者以其有紀綱也所以振紀綱者以其有賞罰也賞必加於善刑必施諸惡使天下之人知所勸懲焉則治本立矣方國珍者當天下無事之時一旦敢爲亂首以爲天下先爲元人計宜痛誅勦之以懲夫民之不逞者可也乃聽人言行招安之策不徒不加之

以罪而又授之以官是以賞善之具以勸惡也由是群不逞之徒紛然相倣效宋人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竒謀亦是招則其來遠矣然則國家不得已而當此時有此寇何以處之必播告之曰除首惡某一名不赦外其同黨有能自首及縛其人來者皆宥其罪量加以賞焉使一世之人皆知朝廷嚴首亂之誅則禍亂之原塞矣

丘濬言給事中自秦以來爲加官至宋元豐中始有定職其職專於封駁而已我朝始分爲

六科設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給事中隨其科
事繁簡而設員凡章奏出入咸必經由有所遺
失抵牾更易紊亂皆有封駁不特此也凡朝政
之得失百官之賢佞皆許聯署以聞蓋實兼前
代諫議補闕拾遺之職也六科衙門舊在磚城
內尚寶司西末樂中災暫於 午門外直房署
事遂以至今

丘濬言內地有寇可出京師兵以平之若夫邊
圉之寇必須用其邊兵何則蓋邊兵生長邊陲
慣於戰鬪知虜人之情狀識道路之迂直且復

屢經戰陳若京師之兵則目所未嘗見身所未
嘗經况受命而總兵者皆 天子之勲貴報効
而從征者皆是權貴富豪子弟欲希功以得官
耳非實有材勇欲敵所愾以建功業也一至邊
城已既不能戰反役使邊兵之善戰者爲之給
薪水給草料及至虜退而論功方且虛張功次
奪邊兵之鹵獲攘其首級以爲己功是以邊城
之軍一聞京軍之來無不解體者爲今日之計
緣邊一帶分定疆界專責邊將守禦不得已而
出京軍止用以爲邊城之聲援如大同則於應

州或渾源州立一大營宣府則於懷來或保安
立一大營其他遼東甘肅諸處皆然虜少入寇
則各邊自爲守戰虜大入寇方許奏請京軍如
虜寇大同京軍則於應州駐劄虜寇宣府京軍
則於懷來駐劄兵法先聲後實每調一千則稱
五千用以爲邊城之聲援非其力果不能支而
京軍不得貪功冒進

薛瑄言近日有臣下進言欲開經筵以緝熙聖
學者雖蒙 聖德允納未見施行蓋欲俟軍旅
事平之日以開講也臣愚以爲當聖主事興之

時天步艱難之日正講論爲學爲治之道不可
一日而緩焉者也昔漢光武躬擐甲冑討除群
兇猶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軍旅之間未嘗一
日廢學故能舉群盜如鴻毛復大業如反掌唐
太宗興義兵掃除寇亂一時潛邸從龍之人皆
文學智謀之士日久相與論爲學致治之道乙
夜之覽身忘其倦故能剗削僭僞拯濟生民此
講學所以有資於戡大難也近者漠北醜虜雖
陸梁爲寇而內外禦侮各有其人堂堂天下號
令一施風行草偃非至如漢唐草昧之秋也顧

可以斯時而少緩講學之事乎
章懋言昔我
聖祖以邊城險遠兵餉不克而糧運勞費乃命
商人輸粟邊倉而給引鹽以償費商人喜得厚
利共樂輸邊餉公私兩便最爲良法近年以來
法久弊生每遇開中之時權豪勢要之家詭名
請托占窩轉賣商人不求於彼無路中納以故
中鹽者少邊餉不充而國失利爲害非輕伏望
特賜宸斷申嚴前例有犯必誅人知警懼則其
害可除而邊餉無不足矣

倪岳言軍器所以禦戎固不可不預爲成造而
財力費於無用尤不可不量爲區處查得南京
兵仗局前廠連年成造盔甲鎗刀弓箭撒袋圓
牌等項軍器共七萬六千餘件收貯南京戊字
庫聽候應用誠 國家思患預防修武備禦寇
盜萬世之良策也但承平日久軍器少用未免
法久弊生今計該司歲用生熟鐵一十一萬七
千九百餘斤木炭木柴四十餘萬生水白硝黃
牛麂雜等皮三千三百餘張翎毛觔角箭竹雜
木約二十七萬其餘銅錫銀硃靛青油漆魚

線水膠綿苧布絲絹紙劄等項料動以千百計
軍民人匠班匠共六百五十五名外顧工銀二
千八百五十餘兩然所造前項軍器大抵多被
尅減工料成造不堪雖有該部及科道委官按
季盤驗亦不過大畧看過不能一一週悉况南
方地勢卑濕收貯三五年後箭翎弓張多已脫
落朽壞鎗刀衣甲亦多繡爛誠恐一時行軍卒
難應用有名無實誤事非細查得本庫自洪武
末樂等年到今陸續收貯見在軍器共有四百
五十餘萬件頗勾應用及查得先該工部議擬

天下軍衛有司歲造軍器數多積久恐不堪用
題奉 欽依俱自弘治二年爲始減半成造誠
爲得宜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將本局歲造軍
器暫且停止仍將戊字庫原收軍器委官盤驗
見數其間堪中者如法安置驪瞭不堪者揆定
年分逐漸修理有當添補物料止於各庫會有
量支應用待修理完日仍照減半事例成造如
此則財力不至妄費軍器皆爲有用矣

乙未夏六月

九沙山人萬表曰新集者新有集也灼艾集餘

知艾新集下
五十七
集續集別集皆山人舊刻矣昔人云益人神智
莫如書暑中病居長日無事時對南薰偶取几
上未閱之書而閱之但覺聞見日新披玩忘倦
復選錄成集遂名新集云

灼艾新集下卷終

卷之二